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陵川集卷十七
　　　　　十八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陵川集卷十七

元 郝經 撰

論

道

道統夫形器形器所以載夫道即是物而是道存即是事而是道在近而易行明而易見也謂夫虛無惚怳而不可稽極者非道也謂夫艱深幽阻高遠而難行者非

道也謂夫寂滅空濶而恣為誕妄者非道也道不離乎萬物不外乎天地而總萃於人焉天地至大萬物至衆而人至靈非是則道無以見也故動静相根道之幾也陰陽相乘道之氣也剛柔相錯道之形也消長相尋道之變也其包緜長貫上下統中外使天地萬物各受其成守其則而不可易者則謂之太極其迭生死互往來環始終使天地萬物各全其理新其氣續其形生生而不已者則謂之造化其湛静方一而不可易變動周流

而不可測者則謂之鬼神其全太極之體乘造化之幾盡鬼神之情而與道為一者則謂之聖人故天地者道之區宇也萬物者道之郵傳也聖人者道之主宰也莫不出乎道莫能離乎道而人為甚焉故道之賦予則謂之命其得之理則謂之性其制宰之幾則謂之心其發見酬酢則謂之情其血氣之所嗜則謂之欲其義理之所得則謂之德全心之德則謂之仁盡心之德則謂之忠推心之德則謂之恕實心之德則謂之誠德之品節

則謂之禮德之中和則謂之樂敬者持夫此者也智者知夫此者也勇者行夫此者也修夫此者賢也盡夫此者聖也昧夫此者愚也推而行之則天地萬物各得其所悖而忽之則天地萬物各失其序致而極之則天地萬物各臻其極奈之何人之心甚易放而其德甚易亡也聖人有憂之懼夫不克負荷而道因之以壞也於是觀其時而佐其極生人之初欽欽顒顒醇而又醇也天地自若也萬物亦自若也各載夫道而莫有失也聖人

弗言焉見解出矣聰悟開矣於是宓犧氏始泄道之幾而畫夫卦猶未見夫辭也情欲生矣血氣勝矣流于偏而入于左也於是陶唐氏始曰中有虞氏曰道心曰人心偏既勝矣欲曰張矣桀侈紂肆禍生人而毒天下也於是湯曰建中武曰皇極伊尹陳一德周公制禮樂其革道之弊可謂至矣厥後陵夷于幽厲爭奪于五伯德不足而力禮不足而刑先王之制於是大壞人心放紛而道日敗也於是仲尼氏出作為六經建道之極而俾

與天地並為之男女夫婦父子兄弟君臣朋友而人之大倫正為之禮樂刑政文物制度而人之大法立為之士農工賈服食居室而人之生理存根刮推致因仍損益各底其極道之用盡而其體具矣旣而顔子以之言仁曾子以之言恕子思以之言中庸孟軻以之言浩然之氣皆所以羽翼夫道也道所以生形器人所以居形器大聖大賢所以修形器也道之所生聖賢之所修斯人居之而已矣彼昏無知棄而弗居放心亡德昏蕩戕

圮血氣肆而道心亡矣嗜慾張而天理滅矣靜動相違則道之幾乖矣陰陽舛悖則道之氣紊矣剛柔失中則道之形繆矣不能運會則太極差不能始終則造化熄則道之原幾乎塞矣天原于道道原于天萬物原于天地人原于天地萬物人不蹈道則天地萬物壞天地萬物壞則道壞矣道具於形器亦壞于形器形器所以載道亦所以壞道也則天地萬物之中安用夫人乎曾鳥獸草木之不若也鳥獸草木雖不能純具乎道亦不能

壞道孰謂人而反壞道乎於是高遠者欲遺形器而離人類遂入于虛無誕妄者欲滅形器而絶人類遂入于空寂遺者而卒莫能遺滅者而卒莫能滅所以爲異端自以爲是而不知其非也盍於吾形器之中求吾之所不壞乎吾之所固有者道之所不壞者也一形器壞則有一形器道固無恙也存而居之則道在於是故道一壞而在聖人再壞而在六經道雖屢壞而固在也天地萬物者道之形器也六經者聖人之形器也道爲天地

萬物以載人聖人著書以載道故易即道之理也書道之辭也詩道之情也春秋道之政也禮樂道之用也至中而不過至正而不偏愚夫愚婦可以與知可以能行非有太高遠以惑世者惟夫未有見夫此也故以為高遠以為幽深以為艱阻也莊周雄辨過于高荀卿著書求夫異後世百家衆流力探遠蹈欲出聖人之上卒在聖人之下曾不知至易者乾至簡者坤聖人所教六經所載者多人事而罕天道謂盡人之道則可以盡天地

萬物之道能盡天地萬物之道則三才之緼一貫於我矣嗟夫天地萬物具在聖人之六經日星而昭昭也而由之者鮮潰亂于嗜欲撐裂於爭奪誘𤁋于富貴浮靡于文章沉溺于訓詁破碎于决料支離于穿鑿蕩于高遠惑于異端窮于詐昧于私而塞于不行悲夫聖人之形器將遂壞也歟

命

命者道之令居隂行陽主性立心而不易焉者也故有

本然一定之理判然一定之分截然一定之數沛然一
定之氣所以賦予授受窮天地亘萬世化化生生而不
已也故其體則一定而賦予則不定其體則一本而賦
予則萬本由其體而及于用自其殊而反于一則惟齊
非齊參天兩地奇耦錯綜天地萬物皆受之而卒歸之
莫不聽焉莫能易焉出乎道號召天地人物而使用乎
道千變萬化不能離乎道而皆維繫焉是以謂之命也
故其大本著於太極自其為動静為陰陽為剛柔則太

極之賦予而天地受之也為二氣為五行為寒暑晝夜為生長收藏則天地之賦予而萬物受之也人受太極天地之全為心性為形體為男女夫婦為父子君臣為禮樂刑政為生殺予奪而萬事萬物聽焉故道造太極之命太極造天地之命天地造人物之命人造萬事萬物之命而且成太極天地之命者也始則受命次則聽命次則造命終則復命夫道德仁義孝悌忠信則得之於天是受命也壽夭窮達貴賤得喪則定之於天是聽

命也宰制施為成已成物則出之於已是造命也全而受之無所棄全而歸之無所違盡其在我與天為一是復命也受者修之而弗敢壞聽者順之而弗敢違造者操之而弗敢失復者終之而弗敢怠則太極天地能造我而我亦能造太極天地與太極為一與天地為三夫是之謂聖人仲尼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又曰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倖夫窮理盡性學也至于命則知矣居易以俟則聽也行險徼倖則違矣故又曰不

知命無以為君子嗟夫世之人不能為學以知命又不能修身以俟命動而棄擲終以違悖至於顛連跋疐則曰是吾命也可乎哉凡棄父之命者則曰不孝反君之命者則曰不忠違師之命者則曰不敬矧於悖天之賦予而恣為戕伐不返躬責已而曰在天之人也可以謂之不仁故聖人安命賢人俟命而小人委命安命者道化俟命者德全委命者自棄

性

凡物之生莫不有所本而為之性天地本太極則太極為之性萬物本天地則天地為之性人官天地府萬物得於賦予之初見於事物之間而復於真是之歸則其所性根於太極受於天地備於萬物而總萃於人所以為有生之本衆理之原也故無所不本之謂命無所不有之謂性無所不統之謂心無所不著之謂情則性也者命之地心之天而道德之府也啓道之善體乾之元發陽之端與生俱生而能生生不與生俱壞而能不壞

與天地周流不入於偽妄萬事萬變莫能外焉其體則靜其用則動其位則中其理則善其氣則生其德則仁其藴也充實其積也輝光混然而無間粹然而不雜所以復太極之本而得本然之全也然而有理而後有氣有氣而後有情情復于氣氣復於理則能仍全氣徇于情理昧于氣則用夫修道之教而資於學問之功也夫氣禀不能移知覺不能奪不待問學安然而化則聖之事也奪而知所以存移而知所以復盡夫問學以充夫

性則賢者之事也溺於氣禀之偏誘於嗜欲之差不為問學亡而不復則小人之事也雖然天之賦予者一受其成而不壞聖自聖賢自賢小人而自小人本然而固有者無加損焉所以與太極為一為命之地心之天也大聖大賢立極垂訓必本於是仲尼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又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又曰利貞者性情則推本然而言也曰性相近習相遠上智下愚不移則兼生質而言也盖有本然之性則有生質

之氣性統氣氣載性相須而一也故劉康公謂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而言其位樂記謂人生而靜而言其體子思子則謂天命之謂性而言其所受孟軻氏道性善而言其理之本然則無不盡也無不備也其言之差自告子始告子曰生之謂性生固可謂性矣而所以生之理則不言也是以差也至荀卿則斷然而謂之惡惡豈性也哉生質之情則有之其本則非惡也揚雄則為淆亂之言曰善惡混性之理無不善其惡則情之流也源泉

而滑（汩同）之以泥其清潔之本在焉而遂謂之濁日月而蔽之以雲其昭徹之本在焉而遂謂之昏清濁不相入也昏明不相易也而可混乎哉本然之善蔽而為惡修而復之則性自在焉源泉清而日月明也烏可謂之混也至韓愈氏則以五性七情并義理氣質合而為言則過夫茍揚遠矣第謂性與情之品三則太拘而有未盡焉者蓋自其同者而言則萬殊一本自其異者而言則一本萬殊非三品所能限也至乎蘇軾則曰言性之差

自孟子之定名為善也曾不知孟子之言本諸孔子孔子曰元者善之長繼之者善則性善者孔子言之也向無定名則人亦無定性哉是亦一偏之言也葢孔孟之言性也本夫理諸子之言性也本夫氣是以至於謬戾而不知其非也夫通天下一理會萬物一氣無非本然之全也堯舜幽厲之性同而其生質則異稷契顔曾則謂之人商均丹朱楊食我子越椒可不謂之人乎堯舜由之而幽厲不由彼能安全此則恣而不返也語其本

然則人與草木鳥獸異語其生質則人與草木鳥獸同雖曰人也而不能存則亦草木鳥獸也雖曰草木鳥獸也如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豺獺之報本尚能存焉則亦人也故孟子曰人之異於禽獸也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嗚呼物欲肆而天理亡能存之者鮮矣自言性者不一而善惡之說差又非惟不能存而為惑世蠹道者竊之誘人以善而導人以利懼人以害而驅人以惡以偽亂真譸張誕妄入於人也深仁義道德之說

不行使天下之人皆忘其本然之説無復人道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遂底于亂而淪于血肉悲夫

心

命之賦予則謂之性性之發見則謂之情性情之幾則謂之心命者性之本原情者性之功用心者性之樞紐性與情為體段充周而無不具命與心為主宰發微而無不在帝出乎震而成乎艮神則妙萬物而為言人稟

於命而終於情心則妙衆理而為用自動靜而為陰陽自陰陽而為天地其所以然者太極也自命而為性自性而為情其所以然者心也故太極者天地之心心者人之太極也其幾則神妙其本則靜虛其才則施為其用則不測而惟正是生惟變是適動以道而裁以時雖終日動而未嘗動也動以欲而滑以私雖終日存而莫能存也專而制之則入於錮滯委而任之則入於流放巧而用之則入於機械悖而行之則入於欺罔思欲靜

之乃所以動之也思欲安之乃所以危之也思欲養之乃所以害之也故以思為用復以思為害不思則妄過思則妄不應物則妄逐物則妄以意為才復以意為害踰越則妄虧欠則妄當舉而不舉則妄不當廢而廢則妄以知為導亦以知為害蔽昧則妄穿鑿則妄當知而不知則妄不當知而知則妄妄則非心也故命可事也性可存也情可制也惟心也則難幾微而易昧知覺而易動出入而易放圓轉而易流光明閃鑠容理必入不

疾而速不行而至無所不體而莫能執其體是以難也惟仁可以全其德惟義可以盡其用惟智可以充其才惟勇可以弘其力惟畏敬可以閑其邪惟克治可以去其害不然則無不傷也無不忘也夫性非氣質無以見則氣質之害至于惡心非思慮無以見而思慮之差至于亡所以有學問之道而聖人相與為傳而謹之也堯傳之舜曰允執厥中中者何心之全體也允執則不放矣舜傳之禹曰道心曰人心道心則其理人心則其欲

也禹傳之湯曰無間此心則混然而一也湯傳之文武周公曰建中以吾心之中建於吾民也文武周公傳之孔子曰純純則一而不二其心無物欲之雜也曰皇極自太極而為君極皆心之用也曰禮樂心之品節則謂之禮心之中和則謂之樂也孔子傳之曾顏曰仁言本心之全德也曰一貫一心而貫萬事也曾子傳之子思曰忠恕忠所以盡夫心恕所以行夫心也子思傳之孟子曰中庸中者心之體庸者心之用也至孟子而著其

所傳曰浩然之氣言心之廣大無限量也曰不動心言動而得其理則本然之静也前聖後聖一心相傳若合符節所以為道德為六經為萬世立教為生民立極至于今而人之類不至為草木鳥獸至于今而知有父子君臣長幼上下是非邪正善可為惡不可為直可行枉不可行是為霸是為王是為中國是為夷貊是為君子是為小人昭昭然不可欺則萬世一心也故不為今之虚無而自棄不為今之誕幻而自誣不為今之差謬而殺

天下後世則吾之心明白正大如白日之正中猶夫昔日帝堯之所傳則吾亦一太極有亘萬世而不死者苟溺於虛無惑於誕幻心術之差流毒締禍雖幸而生吾見其為行尸矣

情

情也者性之所發本然之實理也其所以至於流而不返者非情之罪欲勝之也蓋有性則有氣有情則有欲氣勝性則惡欲勝情則偽上智下愚所以不移賢不肖

所以別也故情之生也發於本然之實而去夫人為之偽惻隱羞惡是非辭讓其理則根於性為仁為義為禮為智其端則著於心喜怒哀樂好惡其發見則具于情可喜而喜可怒而怒可哀而哀可樂而樂至於好惡皆當其可而發則動而不括無非其實得時中之道惻隱羞惡是非辭讓之端不妄仁義禮智之德全則能制夫欲而復于性統夫氣而安於心如喜而溢美怒而遷怒哀之也而至於傷樂之也而至于淫善者惡之惡者好

之忿懥恐懼憂患好樂皆不得其正忍而至於不仁悖而至於不義傲狠而至於無禮昧沒而至於無智則不能制夫欲失則踰閑放僻邪侈一入于偽亡本心之德昧本然之實則不能復夫性為下愚為凶人與草木鳥獸並而絶夫人道所以必加修治斷絶之功而用夫省察推致之力也修致既切功力既至則欲節而後情定情定而後心存心存而後性復性復則人之道盡人而盡夫人之道則可以謂之人矣故曰情也者性之所發

其至於流而不返者非情之罪欲勝之也仲尼曰形而上謂之道形而下謂之器又曰下學而上達夫性形而上者也情形而下者也性為命之地情為心之地故學問之道始於下而終於上始於近而終於遠始於無所知而終於無所不知所以盡夫心盡夫心所以盡夫性也是以君子用力於日用之間慥慥於躬行之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即灑掃應對進退以盡夫性與天道則一偽不容無非實理也後世虛空

誕妄之學行務乎上而不務乎下務乎偽而不務乎實談天説道見性識心斬然而絶念塊然而無為而不及情其所謂性與心者則安在哉可謂不情之學也造化之情著于天地天地之情著于萬物人之情則參造化而通萬物能盡人之情則能盡物之情能盡物之情則可以見天地之情矣是下學上達之道自流徂源之事名教有用之學也

氣

道統天地萬物之理氣統天地萬物之形道入于氣則理入于形氣也者所以用道造形成變化而行鬼神者也故天地萬物在於屈信消長之間流峙融結之内為寒暑為晝夜為死生為覆載翕闢為壯穉榮瘁為晦明剛柔精聚而為物遊散而為變貫四時閱千歳振古而不弊焉者也人禀是氣以生而理無不具混涵於性而斡旋於心發揮於情而著見於事業體於仁用於義撙節於禮昭徹於智充塞於誠其力則為勇其才則為斷

其油然莫之能雜則為善浩然莫之能禦則為大當於理則融然而喜悖於義則勃然而怒惻焉而内悲則為哀懼然而暢豫則為樂委曲於幾微之間而圓轉於變通之際覆冒於公普之地而挺特於正大之域其為體也則動容周旋而無不至其為聲也則合比律吕而無不和其為容也則莊厲温恭而無不正其為色也則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故能與天地同流而貫萬物為一是氣也自聖人而至於下愚其禀之也一也自赤子而至

於耄期其用之也一也自生而至於死自死而至於生其本之也一也然其所以為聖所以為賢所以為君子為小人者存養之功至與不至也安然而運化不待存養而莫或傷之者聖也養而存之而莫使傷之則賢也暴而傷之至於消沮悖逆則下愚而小人也存養之道積於義理止於分位出處以時動容以中齊莊中正而有立寬裕温柔而有容發彊剛毅而有執振於餒散之中收於流蕩之際重警省以作志氣去虛驕以除客氣

斷嗜慾以安血氣暢沖和以宣滯氣致恬淡以充道氣去絶人欲之私一以天理之公則雖小人而可以為君子雖下愚而可以為聖人自局脊索盡之中可以至於剛大矣嗚呼天之賦予者甚大而人往往自為小之氣所以載道而人往往自為壊之天地兩間無有限量則孰不當高視濶步而浩然莫之違也或者乃至於無所容俯仰慚怍手足莫措皇恐戰汗雖或為鴟張誕妄猖狂恣肆其中則枵然而莫之有一旦臨小利害則屈喪俱

盡皆人也而獨若是獨不知其所自耶

仁

理之統體則謂之道道之功用則謂之德德之充全則謂之仁故仁也者道德之要所以盡性存心焉者也其大原則出於天天之體曰乾而乾之德有四曰元曰亨曰利曰貞元者萬物之所資始而各一其性其中則亨利貞具焉而各一其元故為善之長生物之本其於氣也則為春其於德也則為仁人稟是德以生其理則具

于性其用則藴于心其端則為惻隱其情則為愛利其體則為公普其所宜曰義其品節之分曰禮其真是之知曰智其充實不妄曰信無非本然之全也在夫充之而已運會變化萬物紛錯天地之間莫不得其所者天之所充也動容周旋中禮合道天下之人莫不得其所者人之所充也天而充之則人與萬物皆得其仁人而充之則亦天之仁也其或不能而至於不充者有害之者也天之仁而莫大也而或害之則本然之差不齊之

氣也日月之晦食寒暑之舛謬風霆雨雹之陵暴草木鳥獸之夭折則於天之仁有未既盡焉然非天之罪也天之仁而猶或未既盡況於人乎人之不仁也嗜欲之私生質之氣其害之也有甚焉其至於不充咸其自取也夫理者天之公也欲者人之私也一理之不當一事之不仁也夫婦之道不盡則夫婦為不仁父子之道不盡則父子為不仁君臣之道不盡則君臣為不仁至於酬酢萬變經理萬事宰制萬物私欲一萌則於其理莫

能盡悖惑欺妄放僻邪侈忍鷙殘賊作於其心則戕性害己見諸事業則病人害物至於窮極則毒天下禍四海滋蔓於後世而傷天地之仁噫天之有戾氣而害於仁也小人之有欲而害仁也若是之酷也是之謂人勝於天惟克己制欲庶幾乎復而充之也仲尼賛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顯諸仁藏諸用則仁也者配三極而為用如是之至也於其授七十子之徒則各因其材而篤之與孝與忠與智與勇與仁之一事而不與仁

之全於顏子則僅與其三月不違於堯舜則曰博施濟衆其猶病諸何若是其重且難也蓋人之與仁其受之也無不全充其所受則雖天地聖人有時而不能是以難也其傳諸顏氏子也曰克己復禮為仁則教之以學問之道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則勉之以功用之歸而猶未既盡與不一而足嗚呼以仲尼之為教顏子之為學而猶若是又矧其下乎如是則仁不可為也仁者人所固有也一念之合理一念之仁也一事之中節

一事之仁也一物之得所一物之仁也若是其易也豈不可為哉苟惟欲之從而不復於理則雖賢也而為之難苟克其私而反之也雖衆人也而為之易故極其所充則天地聖人有不能盡語其固有則愚夫愚婦可以能行則非難能也不為也嗟夫去欲則如拔山為惡則如走壙古通曠反躬則如倒海克己則如登天語之曰有仁焉則亦難焉耳矣

教

天地生物本之者道也載以氣而流以形使之各正性命而不失其本焉者教也故播之以四時推之以六氣交之以五行照之以日月之明鼓之以風霆之力潤之以雨露之澤肅之以雪霜之威發揮其精神變化其氣質無非所以為教以成夫道也人配天地以生其所以為道為教者莫不備而其所以行道立教者則又有甚焉故自太極而下教在天地宓犧而下教在聖人仲尼而下教在六經教之始生也則道之弊也聖人因而修

之人之性始澆而欲漸長也於是有書契以代結繩人之欲漸長而漸踰分也於是有法度以為刑政人之爭端日興而漸以禍人也於是有師旅以為征伐世變日下人俗日偷於是過為之防曲為之制因其情而導之使不塞因其情而遏之使不流於是因其本然之倫而為夫婦父子兄弟使之親親而不離因其本然之序而為君臣師友上下使之尊尊而不犯因其本然之禮而為冠婚喪祭朝聘會盟使之節節而各盡其分因其本

然之義而爲孝弟忠信睦婣任恤使之沛然而各蹈其道因其本然之則而爲廉恥羞辱好惡使之厭然而各盡其情而後不愆不忒信如四時升降舒數和如六氣涵浸浹洽澤如雨露靡然從化速如風霆截焉法令凛如霜雪五音純八風調兆民樂其生萬物得其所無疵厲夭殈而共躋仁壽教立道行而天下平天人相通上下爲一神人允協幽顯罔閒而人道始盡矣故教始於宓犧成於堯舜備於周公定於仲尼易曰黄帝堯舜垂

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諸乾坤盖䆒犧而下至於堯舜聖聖相承興滯補弊教立而後道備道備而後無為天尊地卑而乾坤定卑高以陳而貴賤位黄帝堯舜則中天下而立與乾坤並而為三也黄帝堯舜氏沒繼以夏商之衰教幾大壞而周公制禮作樂備六代之典使天下之人儆而行之以為教教復立而周室大治厥後周衰皇一降而帝帝一降而王王一降而霸所謂道與教者莫不壞亂之極而仲尼氏出則無黄帝堯舜周公之位

無創法立制之權不能修道立教轍環天下而莫能用於是制作六經天人之理則寓諸易天人之辭則寓諸書天人之情則寓諸詩天人之政則寓諸春秋天人之則則寓諸禮天人之和則寓諸樂性與天道之要立身行已之實則寓諸七十子問難之間三綱五常大法大典而無不備先聖人之道具在沛然與天地同流中天下而立亦與乾坤並而為三也邵子曰春夏秋冬者昊天之四時也易詩書春秋者聖人之四經也昊天以時

授人聖人以經法天天人之事備矣故曰太極而下教在天地天地而下教在聖人仲尼而下教在六經則太極為教之始而仲尼為教之終終而復始則仲尼亦一太極也立經陳紀建極垂世亭毒甄育範圍裁成其為教也無窮天地在而六經在也天地不壞而此教不壞也故自仲尼氏沒雖分裂於戰國火於秦黄老於漢佛於晉宋魏隋之間而雜于唐宜乎大壞一無所有而天地自若人之性不易也本然而固有者皆不亡而六經

猶夫日月之昭昭也百姓日用而先王之遺澤猶在也彼所謂老與佛與凡異端者亦皆假之而奸其間也向無六經爲教則人之類滅而天地或幾乎熄天地熄而人之類滅則彼所謂老與佛與凡異端者將安所厝哉大哉乎仲尼之道六經之教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兄兄弟弟其與太極並始終乎彼異端者又焉足爲重輕也哉

陵川集卷十七

陵川集卷十八

元 郝經 撰

論

五經論 并序

邵子曰昊天之四時者春夏秋冬之謂也聖人之四經者易書詩春秋之謂也昊天以時授人聖人以經法天是則四經也謂之五何哉其一則禮樂也夫論性者言

四端而不及信序五行者土配王於木火水金故易書詩春秋之間禮樂為之經緯雖五而為四也惟齊非齊奇耦錯綜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乃作易書詩春秋禮樂論

易

盡天下之政盡天下之情者詩也盡天下之辭者書也盡天下之心者春秋也易也者盡天下之心者也昔者聖人之於詩書也刪定之而已矣於春秋也筆焉削焉而已矣其於

易也則上下數千載歷四聖人焉或畫焉或重焉或辭焉不敢率易而備為之没齒刳心焉始就于一端而已何獨如是之艱且遠也葢顯天下之至神必待天下之至聖探天下之至幽必待天下之至明況於以天下之至神於天下之至幽而為大經大法也哉非至明者與至聖者迭興繼作艱且遠而為之則不能也所謂至神至幽者何也凡天下之物非主不立無精粗巨細大小皆有主焉者一户之闔闢主之者樞也一裘之裼被主

之者衽也一鎘之啓閉主之者鑰也是物也而猶有所主夫仰而目之蒼蒼然俯而足之廣且厚者昭然而往來而為晝夜者粲然而麗天晝隱而夜顯者起於青蘋之末怒於土囊之口而撓天下者謞然而遍空殷然而驚世油然而潤物突然而高沛然而就下者薈蔚蓊鬱而夭且茂翼焉飛雲蹄焉走陸者而其中有黔首而橫目衣冠而飲食有男女夫婦之别父子兄弟之親君臣上下之分化化生生無時而已焉者是至大而至衆也

主之者果何物耶唯其所為者至顯故其所主者至幽其所造者至妙故其所主者至神索之而不可得也聽之而不可聞也視之而不可見也浩浩乎其無津涯而無畔岸也漠乎其無紀極而無朕兆也摶之而無迹語之而無徵也於是衆人之中有聖人焉曰吾民之性甚善而其智甚靈也是不可與草木並朽而無知焉乃盡己之心推而盡天下之心假天地萬物畫而為卦以垂道之統明夫所以主之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復加矣衆

人之中又有聖人焉曰吾民之情甚易遷而其智甚易變也不可與草木並變而同盡乃盡已之心推而盡天下之心引而信之以盡天下之變而重其卦明夫雖變而主焉者在也至矣盡矣不可以復加矣衆人之中又有聖人焉曰吾民之欲甚大而其惡甚易長也懼其淪於非類而不返也乃盡已之心推而盡天下之心而作爻象彖繫之辭發理形象數之幾命性心迹之本以明夫吉凶消長之道進退存亡之理而垂教焉使不失其

所主而至幽者顯至神者著煥乎日月之正中而弗昃也於是而始成夫易故易也者四聖人之所以盡天下之心而為之者非他經之所得比也詩書春秋如夏冬各一其時易則一元之氣貫天地而通四時也大哉易乎在天為神在人為心其在經也則為易合而言之一也形而上謂之道形而下謂之器合而言之亦一也嘗觀之於吾心於寂靜感通而見無畫之易觀之於書於奇耦變動而見有畫之易觀之於造化也於至賾至微

而見無體之易觀之於天地萬物也於至大至衆而見有體之易吁易果何物也大傳曰易與天地凖或曰易凖天地而已乎天地之外無復有物乎曰天地無外其有外聖人存而弗論也聖人垂世立教以有徵者傳信也豈為是忽怳不可測者引而自高以惑世也哉老氏能言之矣而入于偏釋氏能窮之矣而入于誕二氏之所以得罪於吾聖人也其曰易與天地凖至矣

書

孚于中則不徵於言徵於言者皆未孚於中者也故言之愈簡則其孚愈篤辭之愈繁則其疑愈肆然則無言可乎不然也言心聲也心有所用則言以宣之雖欲勿言焉得而勿言夫孚于中者其言自可徵也不孚於中而第徵於言誣譎誕妄可勝也哉嘗觀夫書自宓犧至于帝嚳則泯而不録唐虞二代之聖也五篇而已而夏后氏之書四商之書十有七周之書三十有二周踰于商商踰于夏夏踰于唐虞豈唐虞不及夏夏不及商周

與何唐虞之寡而商周之多也上世聖人之垂統也宜其多而反寡後世聖人之繼承也宜其寡而反多何也昔周豐之言曰有虞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夏后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謂去古遠而俗日益薄狙詐日益滋馴致而然也葢信則不言而喻故其書寡不信則言而不喻故其書多自伏犧至于帝嚳其俗樸以誠其政簡以一不徵於言而天下信是以聖人存而弗論也堯禪舜舜禪禹三

聖授受以天下與人而不疑有人之天下而不與然而
授受之際猶懼其不克負荷而始有疑焉故堯之語舜
曰允執厥中一言而已矣及舜之命禹又有疑焉加之
以人心道心之分喻之以惟精惟一之戒三言而已矣
厥後湯武以臣誅君作為誥誓以信天下之信伊尹以
臣放君作太甲三以明己之不簒周公攝政名公不說
羣叔流言於是啓金縢之書作洛名誥命諄諄諽諽以
一已之誠破天下之惑是以彼如是之無如是之寡此

則如是之重且多也雖然是皆孚于中而有徵之言由疑而發之耳自周室東傾五伯更政刑牲歃血而愈疑登壇載書而愈叛交質子而愈弗信骨肉睽為仇讎肝膽濶為楚越朝執牛耳暮尋干戈不孚于中不徵于辭惟欲是變聖人傷而憂之乃斷自唐虞訖于周而定有徵之言以垂教以明夫堯舜三代之世其中甚孚其言甚信足以傳大道破大惑已大亂立大政不曾是喋喋虛飾而已也嗚呼日昃而羣陰作聖人沒而異端起曼

行之言慘刻之論從横不根恐愒之談蝟然而興豈惟不孚于中而不足徵也哉卒之以言亂天下而莫知適從激毒發戾一僨而火于秦悲夫

詩

天下之治亂在於人情之通塞甚矣人之情惡塞而好通也故天下之亂恒生於塞而其治恒生於通君人者亦審夫通塞而已矣激揚疏暢導之而使就于通别抉滌蕩達之而使去乎塞盖塞則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

下交惡蘊賊崇圮反目以相睽憤心以相戾板板憒憒以及于亂在易則為否通則上孚于下下孚于上上下相孚郁乎相扶曄乎相輝濟濟洋洋以臻于治在易則為泰夫人之情猶水也湮其流窒其源則必壅汩而內潰穴地而突出湍奔而肆行不為疏之而又障之則必沈沈淪淪洶湧旁魄鬫發之而上行愈障之而愈深愈防之而愈沛久且遠溢而一決則必襄山懷壑放激衝觸肆其所之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故善治水者疏而通

之而已矣瀹而注之而已矣適其性因其勢道之而已矣昔者聖人懼民情之塞而弗通也於是乎觀乎詩詩者述乎人之情者也情由感而動故喜怒哀樂隨所感而發感之淺也或黙識之而已或形乎言而已感之深也言之不足長言之長言之不足詠歌之詩之所由興也喜而為之美怒而為之刺其哀也為之閔其樂也為之頌美而不至於諛刺而不至於詈哀之也而不至於傷樂之也而不至於淫已不能盡而託之於人人不能

盡而託之於物物不能盡而歸之於天上焉公卿大夫下焉薪翁筍婦有所感而必有所作君而知之天下之情無不通矣故致治之君觀乎人情也必於此乎取之於是婦寺言之史書之瞽歌之於其廵狩而采之朝貢而陳之太師聲之君人者儼然而坐聽之聞其安樂之音循己而省之曰吾何德何修而臻此歟乃兢業祗懼德日益加修行日益加檢潔齋粢盛作為樂歌薦之郊廟曰兹先王之致也其聞怨以怒哀以思之音也瞿然

而起愀然而變循已而省之曰予得罪于天下矣予負責于後世矣予其遘天之誅矣前言往行何者之愆禮樂刑政何者之紊惴惴乎蹈深淵也懇懇乎履虎尾也德日益修行日益檢以銷神人之怒猶可及也其不幸而萬民怨嗟四海扼腕而君人者無聞知患生而弗之覺禍至而弗之悟卒僨其社而沈其宗此文武周召之所以治宣王之所以中興厲之奔幽之死平桓之所以失政也至矣哉詩之於王政如是之切也於人之情如

是之通也於治亂如是之較且明也故有國君人者不可以不讀詩

春秋

六經一理爾自師異傳人異學各窮其所信而遂至于不一易春秋之學相戾相遠相捍蔽特其甚焉者易載聖人之心春秋載聖人之迹心迹一也何遠之有彼學者見易之神妙不測變通無盡範圍天地曲成萬物而知鬼神之情狀探賾索隱而逆知來物乃臨深以為高

而遺其跡視拘拘於世教法度之間者以為沉於流俗而不返也而學春秋者於一言一動一事一物必律之以禮而繩之以法惟恐其弛而不嚴闊畧而不切也而狹其心不知有變動不拘周流六虛上下無常不可為典要者故各極其所執相乖相格無有為貫而一之者盖易窮理之書而春秋盡性之書也易由正以推變春秋由變以返正者也人之性甚大而其理甚備在於行而盡之而已一行之不當一性之不盡也於是聖人因

其性之分與夫分之節而制夫禮故人有是性必以禮行之而後能盡是性雖然行不可必也時得而行行之于時見于事業而已矣時弗得也行之於身著書立言垂訓于後而已矣舜禹湯文時得而行盡性于事業者也孔子弗得時行盡性于書者也而春秋者盡性之跡也故即性以觀性莫若即跡以觀性即性以觀性無聲無臭不可得而觀也即跡以觀性有徵而可觀也故觀性之書皆莫若春秋孔子之著書也於易則翼於書則

定於詩則刪而其於春秋也則謂之作何哉權天下之
輕重定天下之邪正起王室之衰黜五伯之僭削大夫
之專治亂臣賊子之罪以魯國一儒行天子之事而斷
自聖心書國書爵書人書氏書名書字筆則筆削則削
游夏不能賛一辭非若易詩書之因其舊而加修之也
至矣哉大經大法百王不易萬世永行舜禹湯文盡其
性而行之於一時孔子之作春秋盡其性而行之於無
窮也信乎其生民以來未之有而賢於堯舜遠矣故世

之學者觀於春秋而行之足以盡性而學夫聖蓋性盡而理窮則易在其中易在其中則聖在其中矣嗚呼三傳之禍興而論説紛紛豈惟不知與易一而各標異議莫知所從彼以為是而此以為非彼以為非而此復以為是彼出乎彼則曰余出乎此至於師弟異而父子不同已之偽是非侈聖人之真是非喪則性烏可盡跡於是乎泯泯也下此而又有甚焉者誕妄者入于讖緯馮籍者入于叛逆深刻者入于刑名有王者起則必削而

去之蹈聖人之跡以求聖人之心用易以窮理用春秋以致天下則舜禹湯文之功業可指顧而至不然則其跡已矣

禮樂

喜怒哀樂之未發性也其既發情也可喜而喜可怒而怒可哀而哀可樂而樂則情之所以率乎性也喜怒哀樂不當其可而發則非性情之正而人欲之私也夫人之有性也而必有情有血氣也而必有欲情欲常相勝

也非情勝欲則欲勝情情勝欲則為君子欲勝情則為小人情勝欲則治欲勝情則亂故天下之治亂在夫情欲之相勝也聖人者懼天下之欲勝情也於是因其本然之分而為之禮以節制之因其本然之和而為之樂以宣暢之為之禮雖有欲而不能踰為之樂雖有樂而不能悖天下有僭越之姦狂狡之戾則有禮以折之有忿疾之亂鬱塞之慝則有樂以釋之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故禮樂者王政之大綱也得則治否則亂聖

人致治之功必於此乎取之而不敢易也以性情治天下以天治人非有我之得私也故禮樂之治王者之極治也自宓犧而上理具而無器宓犧而下器具而無文至乎唐虞文具矣而未備至乎周公理與器與文於是乎大備故其中間有堯舜之治有夏后氏之治有殷湯之治有周文武成康之治夷厲而下欲勝而情亡禮樂之理寖以昧而其器寖以缺致治之功寖以墮而王政之大綱寖以不舉繼以幽而周室大壞平王而東禮樂

遂為虛文矣陵夷至于孔子雖欲興之焉得而興之乃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我觀周道幽厲傷之舍魯何適矣於是因魯史而修春秋以明禮就大師而正雅頌以明樂然而無其位無其權明王不興卒不能復禮樂之實第存其名而已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夫告朔之禮不行是實亡矣羊存而何益而孔子惜之者謂名存而實亡愈於名實之俱亡也嗟夫禮樂根於性情

而其弊至於虛名之不能存天下之治從何而興乎自是而下判為十二析為七國并為孤秦燔燒詩書削禮瘠樂置生民于鈇鉞之上用鞅斯申韓之術一以刑法繩下而遂至于亡嗚呼禮樂根於性情文與器雖亡而生民之性情未亡也有明主舉而行之禮樂之治可復矣

思治論

無意于取而有意於治者殷周也有意於取有意於治

者漢唐也有意於取有意於治而不知所以取與治者晉隋也取之以道治之以道其統一以逺取不以道治之以道者次之取與治皆不以道者隨得而隨失也嗚呼安得知治體者與之共論治道乎治少而亂多也尚矣所以然者知治體者鮮矣將百萬之衆舉天下如鴻毛者易得也決策制勝慮皆偪臆者易得也平賦役調糧餉聚如丘山運如風雨者亦易得也至於乘幾挈勢以仁義道德厝天下於泰山之安者則難矣故漢知所

以取之者董公子房也知所以治之者賈誼董仲舒汲黯也漢不能盡其用所以僅能為漢而不能三代也漢季之失天下也知所以取與所以治者孔明也天不盡其用不能三代而區區庸蜀也晉既盜魏又欲取吳知所以取與所以治者羊叔子也僅能用其取而不知所以治是以隨得而隨失也唐有天下因隋之亂名義近正知所以取貞觀之治魏徵房杜知所以治惜乎衆目雖舉而大綱不立也是以一治一亂卒僨以亡僅能為

唐而不能三代也三代而下千有餘歲竟不能復其治何治如是之少而亂如是之多也葢雖有願治之君而無知治體之臣僅為一時之治而已雖亦或有知治體之臣而復無願治之君沒沒於世卒不能用一時之治亦難也嗟夫世變而既下矣可乘之機可挈之勢豈遂無有哉前世則亦已矣國家奮起朔漠奄有北土一舉而收燕雲再舉而滅夏又再舉而得關中又再舉而覆汴蔡荆襄蜀漢繼踵而破高麗濊貊日出之國委命下

吏涉車烏孫崑崙虞泉日入之地盡入鞭箠臣漢唐之所未臣蜚揚突蕩席卷夷夏蹂斥宇内四十餘年矣豈無意於取乎而不知所以治之者夫得寸而治之國之寸也得尺而治之國之尺也務取而不知治猶獲石田也夫致治之道自治為上治人次之自治其本也治人其末也本固則末盛詩曰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言本既撥則枝葉從而害矣又曰莫莫葛藟施于條枝豈弟君子求福不回言本根芘則可以求福矣葛藟猶能芘

其本根況於國乎所謂本者不勤遠畧而反自近者始也修仁義正綱紀立法度辨人材屯戍以息兵務農以足食時使以存力輕賦以實民設學校以厲風俗敦節義以立廉恥選守令以宣恩澤完一代之規模開萬世之基統即此為之不求之於外大總其綱小持其要上下井井有條不紊蘇潤瘡痍補葺元氣如此數年治體既定綱紀日張戶口增益民物繁夥禮義隆懋心格其非風俗完厚上下妥安如餒而飫如醉而醒如瘠而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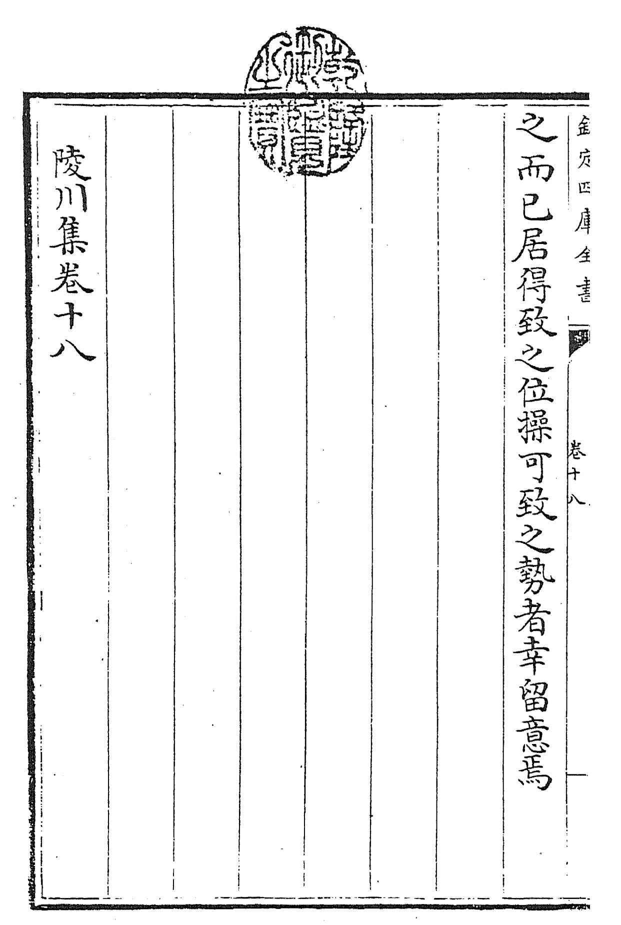
本根既固德威惟畏弱國入朝彊國請服矣葢不屈則無以信不翕則無以闢不靜則無以動不存則無以施理勢然也苟信而不屈動而不靜施而不存馮鋒恃鋭謂莫已若鮮有不弊者傳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言兵以禁暴誅亂不可窮也又曰天下雖强好戰必弱言兵凶器戰危事不得已而用不可久也夫文止戈為武詩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肆于時夏允王保之此武王之所以為武也國家擁百萬之衆衡制夷夏莫敢誰

何雖數年無君無犬吠之警豪傑弭耳瞬目奔走奉戴吏民竭膏血倒倉庾空杼軸罄筐篚以供賦役可謂力勝矣少霽威蓄鋭固其本根漢唐之舉也焉有用兵四十年而不已者乎遺民安得不膏鈇鉞糞草莽乎有千金之壁而不琢執之以擊瓦礫而不以為寶不玷而缺亦云幸矣曷若琢為琮璜緼之匵而藏之密與天球河圖為奕代之寶乎盖不智不勇然後可為大智大勇不恃其力然後可以大用其力役其智者則必至於闔肆

其勇者則必至於困竭其力者則必至於踣以智力勝
人者人亦以智力勝之矣以義勝人者天下無敵也綱
紀禮義者天下之元氣也或偏或全必有在而不亡天
下雖亡元氣未嘗亡也故能舉綱紀禮義者能一天下
者也不能舉綱紀禮義者安于偏而苟且者也天下嘗
分裂矣昔秦不能舉而漢舉之漢所以一天下也吴不
能舉而晉舉之晉所以一天下也陳不能舉而隋舉之
隋所以一天下也隋不能舉而唐舉之唐所以一天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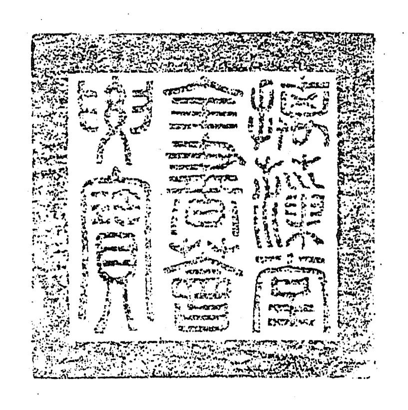
也南唐吳越不能舉世宗二趙能舉之宋所以一天下也晉隋不足稱也粗立綱紀猶能一天下矧於幅員萬里巍巍堂堂莫之與京能舉綱紀禮義乎其混一區宇囊括海内厝天下於泰山之安而四維之也必矣盖天下之勢必一方之綱紀禮義立天命之人歸之而後天下一此善於彼而後天下一地醜德齊莫能相尚欲以力勝之末之前聞也縱能勝之不能安之無以挫英雄之氣服天下之心反使乘時徼幸斂羽毛而待風飈者

得以窺其隙而投其間羊祜所謂既平之後方勞聖慮者也今梁秦之西東既被其澤綱紀既立矣河朔之民獨非國家之赤子乎書曰無黨無偏王道平平使河朔之民亦如梁秦復加之以意而致之以理不在於耀武萬里之外而可以文致太平豈惟生民之幸天下可一而社稷之福也嗚呼二帝三王不得見之矣舍漢唐何適也漢唐又無及矣舍今之世何適也詩曰洌彼下泉浸彼苞稂愾我寤嘆念彼周京經布衣也夫復何言念



之而已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者幸留意焉

陵川集卷十八



總校官候補中書臣吳紹澯
校對官中書臣吳裕德
謄錄監生臣范光謙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陵川集卷十九 二十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一百三十五 集部

陵川集卷十九

元　郝經　撰

論

辨微論

異端

儒之名立而異端作儒之實亡而異端盛實既亡矣虛名之儒何益乎是以不競于異端是以天下之人蚩蚩

擾擾復以儒為異而不知異端之為異也夫道行于一喪于二天下治于一亂于二矧異端之多乎哉昔三代無儒者而天下皆儒也後世有儒者而天下無儒也三代之盛莫盛于周周之盛莫盛于禮樂自黃帝至于文武六代於是乎備有異服異言之典有反常惑衆之誅居有服章動有儀則出有權衡入有規矩沉涵仁義優游禮讓咀咏德澤方此之時人人皆儒而天下無儒之名也是以成康四十餘年德著刑措可謂盛矣及周之

衰禮樂廢缺王政下移侯度不謹孔子有天縱之聖而不位君師六代之典於是大壊吾民日趨於異孔子沒諸弟子各以其説遊於諸侯而儒之名始立孔子之時已有過不及之差愚魯喭辟之不一既本揭原分榦摧枝折異端於是乎作是以子夏之後流而為莊周李斯出于荀卿之門而周亂其理斯削其跡隋先王之制滅先王之道萬億之不能一存撤天下之藩籬破天下之畦町則孰不得鼓舞猖獗于其間哉是以申韓以刑名

孫吴以兵儀秦以辯楊朱為我墨翟兼愛雜然鋒出燦然星布至于漢氏賈誼以王佐才當孝文致理之時而猶惑于申韓史遷學名兼綜先黄老而後六經何者儒之實亡而異端盛莫知所從也遂致後世夷貊肆而老佛横敗人之國亡人之家傾人之天下塗吾民之耳目亂吾民之心術斲吾民之天性而不可救藥也悲夫孟軻氏辨之于微而時人弗知仲舒欲罷黜百家而孝武不用韓愈氏力為之争而竄逐南海三人者非不為大

儒也而不能遂滅異端措天下于三代之隆躋吾民于康衢遂吾民於仁壽者衆皆異而已獨儒而欲以一己之儒一天下之異是猶致寇於室而坐甲于户也力而禦之死而敵之其為勝也不亦難乎然則天下遂為異也亦有時而出也邪道與時不可必天欲生斯民也育斯民也必有大聖人者舉三代之隆以勝之矣不然則其亦已矣雖有孟軻仲舒韓愈者亦無如之何矣孟軻仲舒韓愈者猶無如之何觀今日之文章斷今日之事

業吾為無望爾也夫

禮樂

天下之事有幾有時興喪成敗繫焉爾事有不舉而無幾與時則已矣其不舉天也非人也見其幾忽易而不乘遇其時苟且而不進而遂至於不舉者人也非天也夫可乘之時可為之事千載一會邈乎其難哉故三代之後禮樂不興非不興也失其幾而違其時也失其幾而違其時雖有知者亦無如之何矣文中子曰使諸葛

而無死禮樂其可興乎諸葛而無死天假之年誅魏復漢則有之矣禮樂之興喪何諸葛之足繫哉天下襲訛踵陋蹈枉與僞五百有餘年矣禮樂之興喪留侯叔孫通孝文不任其責尚何諸葛之足責哉昔周公攝政遠焉而管蔡誚邇焉而公甄疑上焉而王不知戎商始革未洽周化千載之下聞者猶危公公乃雍雍皡皡曾不芥蔕七年之間收六代之典制禮作樂頒之於明堂竊嘗計之管蔡公甄之禍大而公不懼禮樂之事甚迂而

緩也公汲汲而為之何哉盖幾不可失而時不可違也
茍計一已之私廢萬世之典公不知也使天下論于非
類公不仁也故公之不計一已之危而必為萬世之典
此周公之所以聖也留侯佐高帝誅暴秦蹶彊楚平定
天下灞上一言直作伊周借箸之籌便同湯武天下既
平納履而去其邁倫之節亦高矣保身之知亦明矣而
漢制皆因秦敝不為之革蕭何之圖書皆秦人奮私智
破古法吞噬天下之汙跡也而遂用之使漢之禮樂不

興不能比隆三代雜而不純者留侯誤之也豈留侯言之而高帝不聽耶詩書之緜邈陸賈稱之使為之著書矣仁義之迂闊三老言之即為之縞素矣遷都之重要敬陳之即日而西駕矣矧留侯腹心之臣禮樂天下之大事創業垂統子孫之所儀刑也帝有從諫如流之美豈言之而不聽哉禮樂之興適其幾而會其時留侯者外無管蔡之誚內無公奭之疑上無成王之不知而乃忽易而不為苟且而不進何哉此留侯之所以能為漢

世佐命之大賢而不能如周公之聖也與蓋留侯才知有餘而學術未備故不足獨任禮樂之責誤之者又有叔孫通也叔孫通上及遺周之緒仕於秦臣於漢周之完典嘗見之矣秦漢之事盡知之矣當漢室創制而不舉三代之懿顧乃剽掠秦餘俯仰隨世使禮樂曀光沉耀葬于九京泯然無聞於後帝乃謂朕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使帝而有知通之罪其容誅乎雖然通以腐儒之姿乘時徼利觀其徇二世者可知矣當紛紛征伐之衝

士未息肩强梗之將搖蕩疆場謀畫大臣不為之啟禮
樂之事通又何足獨任之故留侯任其責于上通任其
責于下孝文任其責於終而已矣漢承秦敝至于孝文
天下屬安治賈誼言宜改正朔興禮樂而孝文乃謙讓
未遑遂因常蹈故亡秦之制訖為盛典後王後帝繼繼
承承恬然處之而不以為非也或欲革之而反以為異
也是以後世知者而不能行行者而無其時禮樂終于
無興矣嗚呼漢初之幾一失禮樂之治遂百千祀而不

能復彼二臣一君不得不任其責

學

智一而不鑿者故學純而不駁一而不鑿則得者精而成者大純而不駁則守者固而行者正是以建大節處大變斷大惑紛然而至而不豪儵爾而起而不動以一身而鎮天下天下與之以一言而率天下天下從之此大人君子之為學所以安天下也小人之學異乎此所以亂天下也天下之安危繫夫學而已矣大人君子之

為學也用智之公也公則一故其學純外物不能間入以相擾也故能御物而不屈夫學純故有器有器故有節有節故不為私奪所以天下恃之以安也小人非不學也用智之私也私則有欲有欲則屈于物一心也而萬物屈之是以中無主而外無正天下因之以亂也學而因以亂天下曷若不學之愈乎不學則樸魯重厚而無欲猶足以鎮天下而不至于亂天下也夫人而有智而資之以學不至于大聖而必至于大姦故周公王莽

皆學也而周公以之安周王莽以之篡漢周勃霍光無學也而勃能誅諸吕而立太宗光能廢昌邑而立宣帝臨大節而不奪故學之以亂天下不若不學之為愈也嗚呼後世之學又異於此矣既不能至于大聖又不能至于大姦又惡其名而不能為之不學或徇時為骫靡之文或為人為纖巧之利或射利而為瑣末之業既不能安天下而亦能亂天下孳孳矻矻學之而無用為之而無益智分而不一業駁而不純器促而淺無以容節

錯而卑無以立使先聖人正大之道隳而不舉民俗日僞以偷而曰吾學矣果何學也噫天下其無學者耶則執筆綴辭者多矣峩大冠襜大裾堯都而舜俞者多矣其有學者耶未聞有以正大之學安天下者也故道之不行天下之不治非時君衆人之罪余學者之罪也

學

天下之無全才也學使之然也古之學者一而要今之學者雜而僞一而要也故能為己而其才所以全也雜

而偽也故不能為已而其才所以不全也嗟夫學而不能為已不能全其才尚何學之貴也哉盖人之為學所以致吾之知也一則其智不分而見者博也要則用力不置而蓄者厚也雜則其智分而見者寡也偽則用力勞而蓄者鮮也見者博而蓄者厚此才之所以全也見者寡而蓄者鮮此才之所以不全也今夫日一而已故能光臨天下照耀萬物物不能欺星非不衆也的焉而自照之不暇矧能及於他乎哉何者日一而星雜也雖

然後世之不能古也抑亦有由焉古之為學也道一而已矣後之為學也異端之多也故古之為學也易今之為學也難古之為學也幼而灑掃應對長而性與天道比年三十而必有立焉如此而已後世之為學也何多乎哉有科舉之學有文章之學有典故之學有經史之學有星數卜筮之學有地理之學其至者有性理之學有象數之學其誕者則有老莊之學浮屠之學申韓孫吴之學至於百家衆流又有不可勝數者其書萬億卷

有終身不能徧觀者是以各以其所習者鳴或以徼名或以射利或以欺世誤天下或以干仕禄或以全身自樂是以智不能一而才不能全擾擾紛紛日趨于亂而卒不能及古也悲夫昔仲舒嘗言之武帝欲罷黜百家表章六經使道術歸于一而武帝不能用也以漢之懿仲舒之純賢武帝之雄材大畧而猶不能一道術使天下遂無全才學者無所歸不入於彼而必入於此後世其亦已矣

學

學者學夫舜而已矣學焉而不至達不失為伊呂窮不失為顔孟所謂刻鵠不成猶類鶩也下此而何學焉噫後世功利之説行學顔孟者鮮矣矧於舜乎其以舜為無功利歟任禹而水土平任稷而烝民粒任契而五品遜去四凶而天下安則有大功大利及於萬世者矣其以舜大而難學歟舜人也我亦人也舜性也我亦性也舜心也我亦心也茍篤力行而有所至則亦不難矣其

以舜非豪傑歟匹夫而為天子則亦豪傑矣何遽而不為哉夫舜之為舜而所以如是非直有赫赫大過人而人不可跂及者亦修其本然之德積而化之也何難之有顧第弗學耳彼世之人見小利而忘大利見小功而忘大功邇者迂之而騖于遠細者忽之而謀于著悖仁義中正而直以取富貴聞堯舜之事莫不羣聚笑之而以為愚且誕自謂翹楚豪邁過之也及計之於終其所成與其所至乃不能晞伊呂顏孟之末光矧於舜乎故

曰後世如有作者虞舜不可及已嗚呼功利之誤世也深矣自其說一行而三代之學遂廢聖人亦從而不作以及于今泯泯也葢天下之人有血氣之性故有利欲之心有利欲之心故有功名之志有利欲之心必爭奪以充其心有功名之志必爭奪以充其志莫有自反而以本然之分制之者此亂之所由生也是以秦漢而下詐醉戰酣灑人之血以為池積人之骸以為壘磨牙而爭之力相軋而計相勝以千萬人之命易尺寸之功以

千萬人之生易毫末之利籍籍紛紛魚腐肉潰竭天下倒四海不足以充利欲之心塞功名之志也又惡知天下之有舜哉

經史

古無經史之分孔子定六經而經之名始立未始有史之分也六經自有史耳故易即史之理也書史之辭也詩史之政也春秋史之斷也禮樂經緯於其間矣何有於異哉至馬遷父子為史記而經史始分矣其後遂有

經學有史學學者始二矣經者萬世常行之典非聖人莫能作史即記人君言動之一書耳經惡可並雖然經史而既分矣聖人不作不可復合也第以昔之經而律今之史可也以今之史而正于經可也若乃治經而不治史則知理而不知跡治史而不治經則知跡而不知理苟能一之則無害于分也故學經者不溺于訓詁不流于穿鑿不惑于議論不尼于高遠而知聖人之常道則善學者也訓詁之學始于漢而備于唐議論之學始

于唐而備于宋然亦不能無少過焉而訓詁者或至于穿鑿議論者或至于高遠學者不可不辨也學史者不昧于邪正不謬于是非不失于予奪不眩于忠佞而知所以廢興之由不為矯詐欺不為權利誘不為私嗜蔽不以記問談說為心則善學者也古無史之完書三變而訖于今左氏始以傳春秋錯諸國而合之馬遷作史記離歷代而分之温公作通鑑復錯歷代而合之三變而史之法盡矣古不釋經亦三變而訖于今訓詁于漢

疏釋于唐議論于宋三變而經之法盡矣後世無以加也但學之而不遺辨之而不誤要約而不繁得其指歸而不異而終之以力行而已矣嗚呼後世學經者復務于進取科名徇時之所尚破碎分裂經之法復變矣學史者務于博記注滋談辯鈎聲譽以愛憎好尚為意混淆蕪偽而史之法復變矣其將變而無窮耶其亦變而止於是耶其由變而經史之道遂亡也邪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昔人之議猶若是矧於今之變

乎變而不已其亦必亡矣

厲志

與時而奮者衆人也無時而奮者豪傑也士結髮立志挺身天地間禀天地之正性屬天地之正氣備五行之秀孕萬物之靈豈偶然也哉彼一草木一花實一鳥獸魚鼈得五行二氣之一偏而已猶且無無用者或以藉或以構或以茹以餌而皆有用矧於人乎故天下無無用之物亦無無用之人人之于世治亦有用亂亦有用

天生斯人豈欲其治而安于享利亂而安于避禍治亦無用亂亦無用徒樂其生全其身而已乎必有用也已必有用故亦必有為必有為故天下無不可為之世亦無不可為之時雖然嗜常而厭變安逸而惡勞徇茍且而偷生者衆人之性也與時而進退逐世而俯仰者衆人之情也知已之有用與已之有為者百千人一焉而已矣知已之有用與已之有為而必于用必于為者又萬億人一焉而已矣至治之不興天下之恒于亂也此

故之以夫故士之聪明睿知而達乎此者必以天自處以生民為己任而不偷也是以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伊尹五就湯五就桀一夫不獲若撻于市文王不遑康寧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孔子去魯奔衛不用于齊譖于楚畏于匡逼于宋餓于陳蔡之郊而窮于天下孟子不果於梁不遇于魯臣於齊諄諄於滕薛是數聖賢者豈不知安逸之為樂哉知己之有用與己之有為

俛焉日以孳孳而不敢自棄而私焉耳或遇或不遇或窒或亨有所成無所成繫之天而已矣顔子所以安於陋巷而不動者有仲尼任天下之責而無與于已也嗚呼季世孰知有此哉公道不立而人人自私也山林之士往而不返槁其形灰其心以絶兹人自同于麋鹿安視天民之斃而莫之恤也市朝之士溺而不回狃于利徇于欲既得而患失自同于孤鬼安視天民之斃而莫之顧也文章之士華而不實工麗縟衒辭令以沽名而

賈利自同于絺繡安視天民之斃而莫之濟也由是而言道不喪天下不亂可得乎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今而天下既若此矣文王其有乎爾亦無有乎爾誦書學道之士將安坐而待之乎將亦有為乎必有其時而後有為乎

時務

堯舜邈矣而不可繼也三代曠矣而不可及也二漢寂矣而不可見也堂堂中夏幅員萬里吾民將安所之乎

堯舜三代二漢之世亦吾民也今而天下亦吾民也吾民不變則道亦不變道既不變則天下亦不變何遽而不可繼不可及而不可見也哉抑亦無由焉爾乎亦有由焉爾乎生民之制至于堯舜古有不平有不備及此而平矣備矣有不至而有不盡及此而至矣盡矣此二聖者生民之極也故孔子曰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葢取諸乾坤謂生民以來至于堯舜始並乾坤而為三也三代之君即堯舜之成功而行之以義不激擾不矯造

生民樂生千有餘歲以及于秦秦不蹈道隋功而悖義堯舜三代之制始大壞使秦多歷年所肆其凶毒吾民不殲于斧鉞則愚聵無知昧其天性無異于草木鳥獸而人之類滅矣天矜吾民二世而斃有漢氏興追蹤前世結絶理斷補漏塞罅雖王道未純而有三代之遺風文中子曰二帝三王不得而見舍兩漢將安之乎四百年天下無二志終之以禮樂三王之舉也故堯舜而下三代而已矣三代而下二漢而已矣後世不可及也二

漢之亡天地無正氣天下無全才及于晉氏狙詐取而無君臣讒閒行而無父子賊妒騁而夫婦𤸎骨肉逆而兄弟絶致夷狄兵爭而漢之遺澤盡矣中國遂亡也故禮樂滅于秦而中國亡于晉巳矣乎吾民遂不霑三代二漢之澤矣乎雖然天無必與惟善是與民無必從惟德之從中國而既亡矣豈必中國之人而後善治哉聖人有云夷而進于中國則中國之苟有善者與之可也從之可也何有于中國于夷故符秦三十年而天下稱

治元魏數世而四海幾平晉能取吴而不能遂守隋能混一而不能再世以是知天之所與不在於地而在于人不在于人而在于道不在于道而在于必行力為之而已矣嗚呼後世有三代二漢之地有三代二漢之民而不能為元魏苻秦之治者悲夫

傳國璽論

上世帝王所以立政傳信考文議禮則有瑞玉服章符節左契各為一代之法制别等衰辨上下列貴賤定尊

甲以為名器而不以為傳故唐虞夏殷周之制代各不同其受命也莫不革故而易新其先代之寶世所共珍而不忍毀之者如大玉夷玉天球河圖璋判白弓繡質龜青純等或以為藏或以為分以為寶器而亦不以為傳故或在王朝或在侯國宗沈社僨則轉而之他爾而其所以為傳而守之而莫或敢以置者在夫道而已矣初自道傳而極極傳而天天傳而地地傳而人與萬物聖主受命為天地人物立主乃復以道為統而以為傳

故堯傳之舜舜傳之禹禹傳之湯湯傳之文武本于天命根于皇極原于心性仁義謹于存養畏敬明于夫婦父子君臣上下察于綱紀禮樂文物政事是以為二帝三王而道高萬世生民之治古今莫及未聞有後世帝王所謂傳國璽者也及秦始皇并天下奮私智盡滅上世帝王之制自謂德高三皇功過五帝乃兼皇帝之號而為皇帝璽綬以滅趙所得楚和氏璧制詔丞相斯篆其文刻為傳國其文謂受命於天既壽永昌於是除謚

法謂已為始皇帝其餘以世為號傳之萬世乃二世而亡子嬰降而漢得之漢之佐命如有意于三代陋秦而從周以為是物既亡楚又亡趙復亡秦乃滅國所得與斬白虵劒並藏之武庫傳示無窮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并為一代寶器取藍田渾璞刻為大漢受命之璽以示維新可也乃自比秦之子孫遂以為傳國璽如是重為神器偷國之盗莫不睥睨揶揄欲以為已有綰于周勃問于霍光而奪于王莽挈于王憲專于更始上

于盆子復歸于光武至使肘後之石誤張豊于死東漢之亡刼于董卓獲于孫堅拘于袁術卒入曹丕之手魏傳之晉懐愍之難入于劉石復歸于金陵天下之人遂以為帝王之統不在于道而在于璽以璽之得失為天命之絶續或以之紀年或假之建號區區數寸之玊而為萬世亂階矣厥後晉傳之宋宋傳之齊梁陳陳傳之隋隋傳之唐而五季更相争奪以得者為正統遂入於宋靖康之亂為金所有由漢以來始有傳國璽十餘代

千有餘年竟不能復二帝三王之治所謂天命心性仁義禮樂綱紀法度治世之具而皆不傳始則雜乎王霸終則盡為苟且其篡弒奪攘蹂躪血肉污穢皇極者不可勝言嗚呼傳者而弗傳也弗傳者而傳其治亂相反也宜哉彼嘗有是而亡其國矣吾今得之其誠為吉祥也哉昔湯伐桀于三朡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以為非而作典寶言帝王自有常寶不可以亡國之物為寶也當新莽奪璽之日元后罵曰若自以為金匱符命為新皇

帝當自更作璽何用此亡國不祥璽為雖一時忿激之言最為得理者也孰謂後世帝王無是二臣一婦人之言哉不明堯舜禹湯文武之道竟寶呂政亡國之器襲訛踵陋莫以為非可為嘆惋也且其制名以為傳國謂以國傳之人與子孫也如堯傳之舜舜傳之禹可以謂之傳矣武王傳之成王成王傳之康王可以謂之傳矣凡不以禮授受者皆不可謂之傳征伐而得則謂之取篡弒而得則謂之奪攘竊而得則謂之盜仍謂其璽為

傳國何哉或曰然則無璽可乎曰信以傳信既以為典矣可遂廢而不用乎一代受命自可為一代之璽更其文為一代之文國亡則藏之秦不傳漢漢不傳魏可也光武傳之明帝明帝傳之章帝至於建安禪代之際更為魏璽可也獨以秦璽為歷代傳國之璽不可也近世金亡而獲秦璽以為亡國不祥之物委而置之不以為寶一帝一王各為之寶不以為傳雖曰變古乃所以復古也故著論以推本云

陵川集卷十九